

清·陈士铎 编述
耿胤沛 类次

石室秘录

临症一百二十八法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重 订 石 室 秘 录

临症一百二十八法

清·山阴 陈士铎 远公 编述
清·义乌 金以谋 孝芭 订定
广陵 闵纯夫 重订
南苑 耿胤伟 类次
扬州 江树峰 圈点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1160344

2K16/32
15

重 订

石室秘录

临症一百二十八法

清·陈士铎 编述

耿胤沛 类次

*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直门外南路18号)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通县马驹桥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1,000字

1984年5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140001—44,000册

统一书号: 14274·004 定价: 1.15元

前 言

《石室秘录》与《辨证录》、《洞天奥旨》、《本草新编》等为姊妹篇，相传为明末清初付青主先生医学讲稿，更由其子付眉及门徒与问业者补充插话。康熙间，山阴陈士铎得其传授，记录成书。〔注一〕更乞义乌金以谋加以订定，金君“三复斯篇”谓其“立方固奇，立论甚正，聚数贤之心思，发古今之灵慧，审疾疢之几微，定医治之龟鉴”，乃作序刊行。

青主先生，生当末造，值沧海横流，河山易帜之际，终能保持民族气节，不屈清廷，与爱国人士如顾亭林、戴枫仲等相往来，故不愿流露真名，因而书中问答，多托不同时期古人之名，竟聚歧伯天师、雷公、张仲景、华佗、孙思邈真人、吕纯阳道人于一时一处。其实所谓歧伯，即付公也。其他罗列之名，乃其子付眉及徒众或友好也。〔注二〕

此书不以疾病分类，而以治法为纲，将对立之医疗法则，比肩叙述，故医理认识与临症实践均有一定价值。正因当时避文字之祸与株连，陈氏整理时，不便直署全部姓名，且内容又多加掩饰之词，令人难于捉摸。故允祯、弘历辈，虽文网高张，终受陈氏之诒，未能察出。

本书初刻于康熙间。雍正八年，宛平马弘儒见之，认为“内外之理咸备，正反之论有条，缓急奇异之推求，各尽其极，叹斯人之用意，良厚且周也”乃重为精刊于邗江，由扬州诗局代刻，刻工甚精，即今传萱永堂之刊本也。因而此一

医药名著，在扬州流传较广；此一医药学派，对扬地医家之影响亦较深。清季广陵温热派名医闵纯夫先生，羨此书之别开生面，而又病其庞杂与部分处方之药量太重不便推广，因仿明代陈履端重为节编《幼幼新书》，清代陆九芝《重订付青主女科》、《重订戴北山广温热论》等例，将原书主要精华部分加以整理。颜曰《重订石室秘录·临症一百二十八法》，对原来假设之人名，则以“师曰”与“甲”“乙”“丙”“丁”等曰为代，对陈士铎及加识之李子永等，则仍保其原名。〔注三〕原来所附数篇，闵公原拟删节后，另题以《石室余录》之名单行，惜着笔未竟而歿。

余家昔曾借闵君节改未完之本，用坊本过录。今重为类次，付诸手民，庶使此一重订较为适用之本，得广其传焉。

辛酉秋日耿胤诤记

〔注一〕 其详细考证钩稽索隐之文，详见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53年第二号75~82页《爱国医家付青主的医学著作》及《上海中医药杂志》1958年2月号44~46页与同年3月号44~48页连载《付青主先生医学著作考证》。又隔数年之后，即1962年，何高民同志亦写《付青主医学著作考》作为内部资料，曾出单行本。以上各篇，可资读者参考。

〔注二〕 付青主男科之传刻本，其中所列方剂，大都见于《石室秘录》。

〔注三〕 原作“歧伯天师”者，均改为“师曰”；“雷公”者，均改为“甲曰”；“张仲景”者，均改为“乙曰”；“华佗”者，均改为“丙曰”；“孙思邈真人”者，均改为“丁曰”；“吕纯阳道人”者，则改为“戊曰”。

目 录

弁言.....(Ⅱ)•

卷 一

正医法.....	(1)	专治法.....	(40)
反医法.....	(5)	分治法.....	(42)
顺医法.....	(7)	近治法.....	(44)
逆医法.....	(8)	远治法.....	(45)
全治法.....	(12)	暂治法.....	(48)
偏治法.....	(15)	久治法.....	(49)
先治法.....	(22)	静治法.....	(50)
后治法.....	(24)	动治法.....	(51)
急治法.....	(25)	轻治法.....	(52)
缓治法.....	(28)	重治法.....	(53)
王治法.....	(30)	碎治法.....	(56)
霸治法.....	(31)	完治法.....	(59)
真治法.....	(33)	得治法.....	(62)
假治法.....	(34)	失治法.....	(62)
常治法.....	(36)	同治法.....	(63)
变治法.....	(37)	异治法.....	(64)

卷 二

阴治法.....	(66)	热治法.....	(71)
阳治法.....	(67)	虚治法.....	(73)
寒治法.....	(69)	实治法.....	(74)

浅治法.....	(75)	清治法.....	(93)
深治法.....	(75)	通治法.....	(94)
收治法.....	(77)	塞治法.....	(96)
散治法.....	(78)	吐治法.....	(98)
解治法.....	(79)	泄治法.....	(99)
敛治法.....	(81)	软治法.....	(99)
升治法.....	(83)	坚治法.....	(101)
堕治法.....	(84)	本治法.....	(102)
抑治法.....	(86)	末治法.....	(105)
扬治法.....	(88)	日治法.....	(107)
开治法.....	(89)	夜治法.....	(108)
闭治法.....	(90)	暗治法.....	(110)
温治法.....	(93)	明治法.....	(111)

卷 三

男治法.....	(113)	腑治法.....	(127)
女治法.....	(115)	气治法.....	(129)
老治法.....	(116)	血治法.....	(130)
少治法.....	(117)	痰治法.....	(132)
肥治法.....	(118)	火治法.....	(134)
瘦治法.....	(119)	单治法.....	(136)
立治法.....	(120)	双治法.....	(137)
卧治法.....	(121)	奇治法.....	(138)
劳治法.....	(123)	偶治法.....	(139)
逸治法.....	(124)	饱治法.....	(140)
脏治法.....	(125)	饥治法.....	(142)

富治法.....	(144)	短治法.....	(151)
贫治法.....	(144)	初治法.....	(152)
大治法.....	(145)	终治法.....	(154)
小治法.....	(147)	生治法.....	(156)
长治法.....	(148)	死治法.....	(159)

卷 四

吸治法.....	(162)	据形治法.....	(182)
引治法.....	(163)	理气治法.....	(184)
摩治法.....	(164)	产前治法.....	(185)
浴治法.....	(165)	产后治法.....	(188)
倒治法.....	(166)	皮毛治法.....	(189)
缚治法.....	(167)	肌肤治法.....	(190)
意治法.....	(168)	筋脉治法.....	(191)
神治法.....	(168)	达治法.....	(193)
东南治法.....	(169)	发治法.....	(194)
西北治法.....	(169)	夺治法.....	(194)
春夏治法.....	(170)	上治法.....	(195)
秋冬治法.....	(170)	中治法.....	(200)
瘟疫治法.....	(172)	下治法.....	(201)
瘴疔治法.....	(172)	内治法.....	(204)
平常治法.....	(173)	外治法.....	(205)
奇症治法.....	(173)	不内外治法.....	(208)
赠言.....			(210)
病症引录.....			(210)

卷 一

正 医 法

论肺经生痛	论水泻
论血痢	论水肿
论怔忡不寐	论两胁胀满
吞酸吐酸	论腰痛

师曰：凡人有病气喘呕咳者，乃肺病也。肺乃金藏，又娇藏也。居于心之上，咽管之下，即是肺经。司气之出入，不容食物。咽之上有会厌在，即小舌头也。会厌遮住咽门，饮食之类，始能直入食管，而下通于胃。倘人饮食之时多言，会厌不及遮咽门，设或米食之类，入于气管，则必咳不已。可见气管不容一物，可知药亦不能直入也。治肺之法，正治甚难，当转治以脾，脾气有养，则土自生金，咳嗽自已。故五脏之中，除肺一经之外，俱可正治。独肺经不可正治。然则肺经生痛痒，何以治之耶？用元参，麦冬各九钱，生甘草三钱，金银花一两，当归七钱，水煎服，方名清金消毒汤。数品中，惟麦冬乃清肺火之品，余俱入脾入肝入

心之药，而用之者何也？盖入肝则平木，而不必肺金用力以制之，则肺金得养矣。入脾则脾土能生肺金，而肺金又得养矣。入心经，则心火不凌肺金，而肺经又得养矣，虽前药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药，似乎隔一、隔二、隔三治法，其实乃正治肺金也。

甲曰：我意，方中加白芍三钱，更妙。平肝火，使心火弱，不来克肺也。

师曰：脾经之病，如水泻，乃脾气不湿；血痢，乃过于燥热，而成此症也。水泻用白术一两，车前五钱，二味煎汤，服之立效。方名分水丹。血痢不同，有腹痛不痛之分：痛者用归尾六钱，黄连三钱，枳壳二钱，白芍六钱，广木香二钱，甘草一钱，萝卜子二钱，水煎服。不痛者白芍三钱，当归三钱，萝卜子一钱，枳壳一钱，槟榔一钱，甘草一钱，水煎服。水泻者，乃一时水气侵脾，故倾腹而出。用白术以利腰脐之气血，用车前以分消其水势，此正治之法也。

乙曰：白术车前利腰脐，而消水气是矣。然而白术亦能健脾。脾健水湿自分，原不必借重车前。车前能通窍而安藏气，亦不止分消已也。藏安则水湿之气自消，各有专能，又能分助，所以奏效耳。

师曰：血痢者，乃肝经来克脾土也。虽因脾土之湿，又加暑热暗侵，瓜果内伤所致。然终因肝木太旺无制，凌脾土而然也。故方用白芍当归滋肝而平木，肝木得养，不来下克脾土，则土亦得养，而血痢自痊矣。

乙曰：血痢虽有痛不痛之分，其实皆火邪而挟湿气也。论理二方俱可通治，而师分别痛不痛之分，乃慎之也。二方出入加减，各为神效，正不必畏首畏尾。一用之

于痛，一用之于不痛也。盖火邪带湿气，居于肠脾之际，不得奔下，未有不急而后重者。妙在用当归白芍滑而利之，则火邪利于直下，不止平肝木而救脾土也。

师曰：水肿之病，亦土不能克水也。方用牵牛三钱，甘遂三钱。方名消水神方。水煎一服，即大泻水斗余，肿胀尽消；此则直夺其水势，而土得其平成矣。但二味药性峻烈，过于猛矣，人疑非正治之法。然水势滔天，必开决其水口则水旋消。此二味直中病源，妙在于猛也。第服此二味之后，切不可食盐，一食盐，则前病重犯，不可救矣。此乃不知禁忌，自犯死症，非药之故也。今人一见牵牛甘遂，视为必死之品，过矣。水肿之病，必须以手按足面如泥者，始可用此二味正治。否则按之不如泥，随按而皮随起者，非水也。当作气虚肾虚治之，不可以此二味，轻投以杀之也。

甲曰：此方固神奇，俱各用三钱，似太多，减去各用一钱，则不过猛矣，病去而不伤本，病未尽去可以再进，亦不失中和之道。

乙曰：水肿治法甚多，独此二味奇妙，其次用鸡屎醴，然鸡屎醴，终不若此二味之神；盖鸡屎醴有毒，而此无毒也。牵牛性虽猛，得甘遂而迟矣。甘遂性虽缓，得牵牛而快矣。两相合而两相成，实有妙用。

师曰：心经之病，怔忡、不寐等症，乃心血少矣。方用人参三钱，丹参二钱，麦冬三钱，甘草一钱，茯神三钱，生枣仁五钱，熟枣仁五钱，菖蒲一钱，当归三钱，五味子一钱，水煎服。方名安寐丹。此方之妙，妙在生熟枣仁各五钱，而以诸补心之药为佐使。盖枣仁安心，是不寐之良药。生用使其日间不卧，熟用使其夜间不醒也。日夜既安，则怔

仲自定，又何必用虎睛、琥珀、丹砂之多事哉。

肝经之病：两胁胀满、吞酸吐酸等症，乃肝木之郁也。正治之法，方用白芍五钱，柴胡二钱，炒梔子一钱，苍术一钱，茯苓一钱，六曲五分，半夏一钱，甘草一钱，丹皮三钱，水煎服。方名气爽丹。此方之妙，妙在用白芍、丹皮、柴胡也。盖三味乃肝经专药，而芍药尤善平肝。不去远凌脾土，土得养、而木益舒；木舒而气爽，痛自除，吐渐止也。

甲曰：此方尚可加当归三钱，以生肝血。肾经之病，如腰痛之症，用杜仲一两，破故纸五钱，各盐水炒，熟地三两，白术三两，胡桃二两，各为末，蜜为丸，每日饥而服之。白滚汤送下一两，服完自愈。此方之奇，奇在白术乃脾经药也。何以为正治肾经？不知白术最利腰脐，腰脐利，则水湿之气不留于肾官。又用熟地、杜仲，纯是补水之药。而胡桃与破故纸同用，又有相济之功。补肾火以生肾水，谓非正治得乎？师不讲者，未必非留以待我补，余所以又补心肝肾三法，愿人细思而用药也。

丙曰：曾传予文，无方。

丁曰：治肺有隔一、隔二、隔三之治，其实原正治肺经。此种议论，大开聋瞶，凡肺病，皆宜如此治之。勿谓师专为治肺病立论也。

按：血痢症乙说概指为火邪挟湿，此特就壮实人之血痢言之也。然内伤劳倦，与中气虚寒人，脾不摄血，往往脾湿下乘，而成血痢。每以理中汤，加木香、肉桂，补中益气汤，加熟地、炒黑干姜治之而愈。但火邪之血，色必鲜红，脉必洪缓，口必消渴，而喜饮冷，小便必热而赤涩。内伤之血，色必鲜而紫黯，或微红淡白，脉必微细而迟，或浮滑而空，口不渴，即渴而喜饮热汤，小便不澀不赤，即赤而不热不涩，可辨。盖肾论肿症与

此不符，大概以随按而起者为水肿，按肉如泥者为气虚，附之以俟临症者之自考。李子永识

反 医 法

论发狂妄见 论发狂不妄见
论中风堕地 论卒倒不知人

师曰：凡人有病发狂妄见，或跌倒不知人，或中风不语，或自卧而跌在床下者，此皆正气虚而邪气犯之也。似宜治邪为是。然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不治其虚，安问其余。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气，而少佐以祛痰、祛邪之药为妙。如发狂而妄见者，乃虚也。方用人参九钱，白术九钱，半夏三钱，天南星二钱，附子一钱，水煎灌之，狂自定矣。方名祛狂至神丹。或倒不知人，乃气虚也，亦用前方主之。或中风不语者，以人参半两，天南星二钱，生半夏三钱，生附子一个，名为三生饮，急灌之。又自卧跌床下者，即中风类也，又名尸厥。亦以三生饮救之。

发狂不知人而不妄见者，乃热也。不可与前汤。此妄见为虚，而非实热。方用人参，同入于祛痰祛邪之药内，乃因其反而反治之也。

跌倒不知人，虽因气虚，然未有无痰而能跌倒者，即跌倒亦未有不知人者，故必须去痰，而佐以助正之药，此前方

之所以可兼治之也。

中风与堕地之症，纯是气虚。气虚之人，未有不生痰者。痰重，卒中卒倒，有由来也。然则徒治其痰，而不补其气，即所以杀之也。三生饮，妙在用生人参一两，同生附、半夏、南星祛邪荡涤之药，驾馭而攻之。譬如大将登坛，用虎贲之士，以扫荡群妖，必能活生人于杀人之中。若徒正治其邪，而不反治其本，则十人九死，谁之咎欤？

乙曰：发狂妄见，明是虚，而痰中〔注〕之。用半夏、南星、附子以祛痰，若不用人参、白朮，何以驱馭之而成功哉？此方之妙非特治发狂妄见，而治中风不语，卒倒不知人，亦神妙之极。盖气虚而后痰中也。师分晰甚精，又引三生饮以治中风等症。其实前方除发狂不妄见，不可用此方，其余无不可治，正不必又用三生饮也。然三生饮，亦是奇方，亦可采用之，总之斟酌于二方之间，无不可起生人于死人之中也。

发狂不妄见，明是内热之症，师不立方者，待余补之也。方用人参三钱，白芍二钱，白芥子三钱，半夏三钱，天南星二钱，黄连二钱，陈皮一钱，甘草一钱，水煎服。此方妙在用黄连，盖厥深则热益深，去其热则厥自定。黄连入心，引诸补心之味，同群相济，或补或泻；譬如人家相争嚷于一室，亲朋各为劝解，自然怒气平而悔心发。黄连之用于补剂之中，正此意也。

丙曰：我尚有数语，请载于后。中风等症，非大加人参，以凌馭其邪，则痰不能开，而邪不能散。方中妙在用

注：中音zhòng，即中风的中。

较大量人参，始有力量，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，又安能助制附子，以直荡群妖哉。

甲曰：妙极，各阐发无遗，无可再谈。

顺 医 法

论气虚 胃虚

师曰：凡人有病气虚者，乃身子羸弱，饮食不进；或大便溏泄，小便艰涩。方用人参（量须稍大），茯苓三钱，白术五钱，陈皮一钱，甘草一钱，泽泻一钱，车前一钱，水煎服。此乃病欲下行，而随其性而下补之也。方中用人参为主者，开其胃气，胃为肾之关，关门不开，则上之饮食不能入，下之糟粕不能出；妙在用人参以生胃土，而茯苓、车前能分消水谷也。且胃之性最喜温和，不喜过湿，湿则必上壅呕，下积而泻矣。今顺土之性而温补之，则饮食自进，而大小便各安其位矣。

乙曰：此方生胃土，以消水谷，谁曰不然。然而不止生胃土也，且能健脾，脾健则胃气益开而益壮，方中最妙用白术也。白术上利胃而下健脾，且能祛湿以生肾。有此大功，则大小便得脾肾之气而能开能合，下既通达，又何患饮食之不进乎？吾见其饱食而无碍也。

服前方而不愈者，兼服八味丸，以补土母。盖八味丸，最能实大肠，利膀胱也。李子永识

逆 医 法

论气喘上逆 论双蛾 论肾虚大吐

师曰：凡逆症甚多，不止厥症一门也。如气喘而上者，逆也。人以为气之有余也，殊不知气盛当作气虚，有余认作不足。若错认作肺气之盛，而错用苏叶、桔梗、百部、山豆根之类，去生便远。方用人参（量须稍大），牛膝三钱，熟地五钱，山茱萸四钱，枸杞子一钱，麦冬五钱，北五味一钱，胡桃三个，生姜五片，水煎服。方名安喘至圣丹。此方绝不治肺经，而正所以治肺也。盖人身肺气，夜卧必归气于肾中，此母居子舍之义也。今因色欲过度，肾水大耗，肺金日去为其生之。久之，则不特肾水虚，而肺金亦虚。譬如家有浪子，日费千金，母有积蓄，日日与之，倾囊倒篋，尽数交付其子，后将安继，是子贫而母亦贫矣。一遇外侮之侵，将何物解纷，而外侮又复恐吓之，逃之子舍以避其锋；而子家贫乏，无以奉母，又必仍复还家，以受外侮之凌逼，势至不死不已。今肾水既亏，而肺金又耗，外受心火之伤，中受肝木之横，脾土又下，不来生水，则展转难藏，于是仍反而上喘。幸有一线元阳未绝，所以不死。苟不大剂急救其肾，使贫子来偷窃，又何以肺金有养哉？况贫子暴富，不特母家亦富，而外侮亦不敢欺凌矣。此不治肺，而正所以治肺也。或疑人参乃肺脾之药，既宜补肾，不宜多用人参。不知肾水大虚，一时不能骤生，非急补其气，则元阳一线必且断绝。况人参少用，则泛上，多用则下行，妙在用人参至较大量，使能下达病源，

补气以生肾水。药中熟地山茱萸之类，同气相求，直入命门，又何患太多之病哉？若病重之人，尤宜多加。但喘有不同，有虚有实；初起之喘，多邪实；久病之喘，多气虚。邪实者，喘必抬肩；气虚而喘者，微微气急耳。余所论乃久病之喘。若初起之喘，如四磨、四七汤，得一剂即止，此病逆而药亦逆之也。

甲曰：妙极，然师止言肺经之虚，肾水大耗之气喘也，而未尝论及肾火之逆，挟肝气而上冲之气喘也，虽其症轻于肾水大耗之病，而气逆作喘，则一也。痛甚则有吐粉红之痰者，此肾火上烧肺经，内热不能克肝，则木寡于畏，龙雷之火愈为升腾，法当清其内热。方用地骨皮一两，沙参一两，麦冬五钱，白芥子三钱，白芍五钱，甘草三分，桔梗五分，丹皮二钱，水煎服。方名清热止喘丹。此方之妙，妙在地骨以清骨髓中之内热，沙参、丹皮以养阴，白芍以平肝木中之火，麦冬以清肺中之火，加甘草、桔梗引入肺经；则痰嗽自除，而气喘亦定。

乙曰：肺金补子之义，已讲透彻无遗，余再出一论以广之。肺气既弱，自然不能克木，肝木无制，必然气旺；气旺，必来凌脾胃之土，脾胃既受制于肝木，则何能来生肺金耶？或间加柴胡五分，白芍三钱，熟地倍加一两，同前方煎饮。未必无小补也。盖欲平肝，自必旺其土，土旺则金有不生者乎？此亦反治之义耳。

师曰：更有人病双蛾者，人以为热也。喉门肿痛，痰如锯不绝，茶水一滴不能下咽，岂非热症。然而痛虽甚，至少轻，喉虽肿，舌必不燥，痰虽多，必不黄而成块；此乃假热之症也。若以寒凉之药急救之，下喉非不暂快，少倾而热